



山西静乐

巍巍星斗自成文

□ 郝归舟

文庙是岑山上蜿蜒壮阔的星斗，星斗是静乐大地辉煌流芳的文脉。

这里最亮眼的一颗星必然是高君宇，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、理论家。

文庙是高君宇昔日读书处。他在诗中动情地说，“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，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。”岑山上处处都留有他的痕迹。

我入山之时，正寒云冻结，寒风凛冽，几滴冷雨如同叩弦一般敲打着伞面。上山之路也寂静了，疏林萧瑟，飞鸟无踪，单薄的寒枝在风中飞舞徘徊，有时被长风吹断，落进途经的山泉。泉流变得滞重迟缓，许多地方已然冻结，被惨淡深沉的天色一映照，宛如一大块黯淡无光的寒玉。

岑山旧名“羊肠山”，西汉时就已远近闻名。古老的城墙于此拔地而起，又在纷飞战火与岁月更迭中渐次湮灭，唯有零星的泥瓦遗迹散落在大山深处。我这一段进山观景之路，倒也走出了寻幽访胜的逸兴来。极目望去，有的地方被保护性围起来，挂上了牌子，更多的遗迹却只是静置于此沉睡。冬日的落叶安静凉凉地落满了颊，来年化作春泥更护花，这里将会开满烂漫如燃的山樱。

远远地看见文庙大门的一抹朱红，成了山野间唯一的亮色，我不禁加快脚步。

高君宇的塑像就站在庙前，一手拂衣，一手握书，深邃锐利的视线如

同穿透浙浙沥沥的雨幕，望向远处的苍苍群山。

我顺着他的视线望去，岑山壮阔的山脊宛如飞龙的脊背，挺拔盘旋，几欲扶摇飞去。到了更高处俯瞰，才发现文庙选址匠心独运，就好像飞龙口中衔着的宝珠，又像是连绵云气簇拥托起的星辰。

文庙的第一部分为岑山书院，建有明伦堂，并存心、养心二斋，飞檐四角，气势端严。一片白墙碧瓦凝滞在天地之间，白是浩然正气的白，碧是万里苍穹的碧。

书院始建于北宋大观年间，宋徽宗当政的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，原意也许是静乐人想在茫茫无涯、朝不保夕的乱世中，留存下一点点文化星火。后来，这星火愈燃愈烈，虽屡遭摧毁，却又很快进行了重建修缮，在清末民初新学兴起时达到巅峰。

高君宇就在这里读书。其父高配天既是当地商会会长，又是同盟会会员，他从小就能接触到最先进的文化思潮。当时的岑山书院集中了一批思想新锐、博学多才的名师与斗士，他们的遗墨至今仍留存于岑山，一部分列入了文庙特展，一部分被送入毗邻而居的高君宇纪念馆。

我在展览中看见一本《新民说》，少年时的高君宇在一旁题写了批注，字迹大开大阖，锐利无比。高君宇年少成名，从书院走向北大，时人借唐朝“十八学士登瀛洲”之说来赞美

他。后来他东奔西走，成了山西省第一个共产党员，也当过孙中山的秘书，浴血作战，平定动乱。正当大放光彩的时候，他却因急病意外去世，生命短促，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正因为有这一份红色因缘，岑山书院后来被选作了抗大七分分校址。如今，书院建筑里的棂星门、戟门、仪门都已坍塌于时光中，后来才再度重建，影壁上坑坑洼洼，留有子弹痕迹，当年贺龙元帅曾于此带领军民奋战。

明伦堂的檐角，一树清影横斜的寒梅开得正好，迎着呼啸的寒风。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风一雨仿佛都沾染了书院的文气，千秋以来日夜熏陶，变得格外有灵性，梅花的风采亦远较山下旺盛。

顺着长阶而上，中轴线的最高处，就是文峰塔。塔高九层，居高临下地俯瞰群山层峦，檐角翘起的弧度飞扬而轻盈，仿佛飞鸟振翅，隐入云雾缭绕的苍穹深处。

下来时，我见到一株雷击木挺拔不屈地屹立。这棵树植于明万历年间，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，虽树干已经中空，但几经沧桑犹存，枝叶修长遒劲，经冬历雪而弥坚。它宛如一位儒雅高风、英气盖世的先贤长者，守望在此处，见证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来来往往，蔚成栋梁。

今日，书院依旧是书院，许多藏书都开放供游人阅览。这个午后，恰逢

院内正在举办读书活动，满室暖光浮动，一人手捧一卷书，清茶袅袅，寂静无声。我本已打算下山归家，然而在窗口伫立了片刻，终于抵不过内心的渴望，悄悄掀帘而入，加入了读书者的行列。

我随手拣了一本，是当地统一编写的各城明清县志静乐卷。封面深红，秋叶般静美绚烂。从大明洪武年间到清末民初，这座古邑走过了风霜雨雪、日升月落，在岁月的大潮中起伏跌宕，如果说有什么永恒不变的，大约就是头顶上亘古如斯的灿烂星空和文庙辉煌依旧的文气传承了。

翻阅静乐的历史，不觉已是暮色西沉，流霞如彩墨般晕染在山巅和天际，书院里的读书人也各自归家。坐在我前面的两位恰是活动策划者，我听见他们低声在讨论，下一次会安排书法活动，然后是国画、读诗……说话间，踏着斜阳回去。

文庙建筑群的苍苍照影流转着投落在地，与人们在夕阳下的剪影交融成一片，使我有种古今莫辨的恍惚。

就仿佛这一座文庙，当年高君宇读书时的文庙，在这一瞬间又“活”了过来，再度人声鼎沸，书声琅琅。往来的风在此刻交汇，文墨的香气如潮般汇成了洪流。

我到山脚下，星辰漫天升起，文庙也成了一颗巨大的星斗，挂在岑山之颠，光芒耀眼。

山西静乐

天柱擎天

□ 尚鹏敏

冬日邂逅山西静乐天柱山，是癸卯兔年的一个意外惊喜。静乐天柱山因北魏“天柱大将军”尔朱荣而得名，与安徽天柱山并称中华南北两天柱，位于汾河、碾河与洋河三河交汇处，距离静乐县城不过两三公里。

乘车到山脚下，欲买票，才发现这个集历史、人文和自然景观于一体的北方名山竟然免门票。山脚下售卖的食物和水均为平价，就连登山的竹杖，也不过两元一根。

完善的配套和诚恳的服务，让我们收获在静乐的第一份冬日温暖。沿着山路信步向前，山路两侧半是青黄半是绿——绿是经受着冬日严寒仍旧傲然不变色的北方倔强，黄是生命交替时休养生息的美丽一环。

上山的路像随处可见的大树一样，多线分叉到不同景点。选择其中一条路向前，很快来到天柱山文化墙。墙上镶嵌着静乐九位历史名人介绍，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北魏“天柱大将军”尔朱荣。《晋乘蒐略》记载：“尔朱荣以七千骑破葛荣百万众，遂王太，号天柱，至以封号名山。”这便是天柱山得名之由来。

驻足文化墙细看，不禁感叹，中华文化的璀璨和丰厚在于，我们不仅有全民族崇拜的伟人，也有属于每一块土地的历史名人。就像这天柱山上的野草和树木，一年四季，生命不绝。哪怕是在寒冷冬日，仍旧有枯木在生芽，这是中华文化里永存的生机和希望。

为了纪念尔朱荣，天柱山上建有天柱大将军庙。庙内有红的墙、灰的瓦、青翠的松树、点点片片纯白的雪，游人络绎不绝。树枝上挂着无数条鲜红的许愿带，上面书写着一个个滚烫的心愿，在白雪映衬之下，让人不禁为这自然美景下的人间烟火气而感动。

从天柱大将军庙左侧继续向前，是陡直的108级台阶，就像一挂小小的天梯矗立在眼前。一路攀爬，沿途多是陡峭石阶，就像静乐人性格里的倔强，哪怕是天路，也要拼着一股劲去闯

一闯。天柱山的路除了陡峭，还曲折蜿蜒，前行之中，低头抬头一瞬间，眼前景色就已大有不同。

气喘吁吁地爬完108级台阶，来到玉帝庙，再次驻足远望，视野比大将军庙更为开阔，甚至可以将小城一览无余。远处碾河如带，汾水似锦，美景尽收眼底。近处古木参天，奇石嶙峋，还残留着新落的白雪。

爬天柱山的过程，绝对不会寂寞。除了在不同的路线上看到人文和自然景观，听导游讲解，还可能偶遇白狐等各种小动物。快爬到山顶时，气温更低，庙宇之上威严的龙头里，竟然吐出洁白的冰柱。

到了用餐时刻，景区提供全土豆宴。土豆在静乐俗称山药蛋，既是主食，也是蔬菜，当地有“一日三餐离了山药做不成饭”的说法。我想，能用小小的土豆做出上百种菜，应该是因为静乐人对生活炽热的爱吧。

天柱山，是造化钟神秀的杰作。天柱山之行让我明白，中国之美，不仅在于有三山五岳、大江大川的雄美壮阔，更在于每一个角落，都有像静乐天柱山一样的秀丽美景。



山西娄烦

山水娄烦

□ 盛新虹

相约去娄烦避暑，是春天就开始的话题。5月至9月最宜旅游度假，可惜几次三番未能成行。时间来到冬季，架不住太原友人的热情相邀，遂开启娄烦之行。

娄烦，古称楼烦，原为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一，属于北狄的一支，在春秋之际演化为楼烦古国，地理环境优越，山林牧草水源丰盛，族人以骁勇强悍、善于骑射而著称。战国时期，赵武灵王施行胡服骑射，一举打败楼烦，收编其军队。但楼烦人并未就此灭绝，而是逃到了阴山以外的地方，继续与赵国抗争。直到西汉初年，汉将卫青“略河南海”，置朔方郡后，楼烦人或融入汉族，或隐入辽阔的草原地带，雄踞数百年的楼烦古国就此消失在历史长河里。

此后历朝历代，楼烦人曾经生活的地方建置多次变动，隶属几经调整，但“楼烦”这个地名一直保留着。明万历年间，“楼烦”更名为“娄烦”。

从太原出发，一路向西，历经两小时车程后，我们终于行走在娄烦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。时近中午，当地朋友带我们来到汾河水库附近的一家饭店。饭菜颇具地方特色，牛羊肉肉质鲜嫩，没有一点膻味。一盆

由肉丸子、粉条、土豆、蘑菇等食材组成的大烩菜，丰富入味。在山西，人们管土豆叫山药蛋。蘑菇也是当地的一大特产。另有一种长得像馒头的面食，叫莜面栲栳栳，挟一筷人口嚼，柔软劲道，面香细腻，十分特别。

午饭后，我们来到汾河水库风景名胜。虽然当天的气温让长期待在室内的我有些畏冷，但好在有阳光。沐浴在柔和的光芒里，整个景区像是铺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厚毯。河水还没有结冰，清澈见底，松柏还是一如既往的苍翠。远处的大坝像一条巨龙横卧在水中，蓝茵茵的天空下，一碧万顷，清凌凌的汾河水在阳光下波光闪闪，宽广的水域一眼望不到边。东山生态园与汾河水库遥遥相望，山衔落日千林紫，流水长淌如碧玉，形成一幅自然和谐的水画卷。

凝望着高山平湖的美景，山光水色，恍如家乡的会稽山脉飞抵眼前，“山阴道上行，如在镜中游”。眼前一碧万顷的汾河水库也让我联想到家乡绍兴的镜湖。若将镜湖比作婉约的南方女子，那么，眼前的汾河就是粗犷豪迈的北方男子，底子厚又不乏江南水乡的温润如玉，每一处、每一角都散发着温暖的浪漫气息。

如果说春天的汾河水库青山含黛、碧水藏情，让人流连忘返，那么初冬的水库则眉目清朗，另有一番意境，不仅养眼，而且养心。远离城市的喧嚣，放下俗世的纷争，和汾河这幅婉约如诗的绿色画卷融为一体，清静而温柔，就像投身在母亲的怀抱里。此刻，我感受到超凡脱俗、回归自然的安宁与祥和。

人人都说娄烦好风光，生态美景和历史文化相融相生，令人流连忘返。遗憾的是，有着“太原晋藏高原”之称的云顶山，因为路面结冰严重而封山了。据说山顶上平坦广阔，草甸茫茫，有天然形成的“天池”，春夏牛马成群，山花烂漫……当地人绘声绘色的描述，让我心驰神往，迫不及待地想去体验一番。握别好客的友人，我们相约，明年重阳一定再来。山水娄烦，不见不散。

本版插画 芝芝

内蒙古阿尔山

与黄羊的新年约会

□ 行草



沿国道302，驱车去阿尔山，今年会遇见不一样的风景。

阿尔山在2024年的开年里美如画。不冻河上水汽氤氲，牛群散落。它们蹒跚着没膝的水，低头吃飘浮的水草。靠近河流的树木披挂整齐，银甲亮盔。远山穿上白袍子，近草覆盖白被子。山野素净，蓝天清冷。

公路两边，草原上，林缘处，缓坡间，出现一些精灵。

那是远道而来的黄羊。

上万只野生黄羊在这个冬季，出现在阿尔山。

先是边境线，再是几公里、十几公里外的阿尔山至满族屯疏林草原段的302国道两边，再向南、向南，黄羊一路迁徙，浩浩荡荡，漫山遍野。

在阿尔山市五岔沟林业局海力斯台林场，大概十公里的范围里，游荡着两大群黄羊。今年雪大，来的黄羊多。有人说，雪太大了，风把雪攒了堆，黄羊踩着雪堆一蹦就超过了国境线的围栏，这边草高，在雪里冒头，把黄羊给馋过来了。还有人说，成群的

黄羊是从冰封的河面过来的。都是猜测，反正，大群黄羊过境了。20年前，曾有过上万只黄羊来到阿尔山，之后的岁月里，每年只有几百上千只黄羊越冰而来。阿尔山口岸往北十几公里就是蒙古草原，小股的黄羊部队从界河哈拉哈河试探着过境。牧人们说，看样子今年对面闹了白灾，大雪把草都掩埋了，黄羊这是饿急了。没关系，阿尔山草好啊，大雪盖不住水草丰美，白狼、五岔沟，几十公里的边防线上，全是散落的黄羊。它们一路向南，逐草而食，有的到了索伦一带，胆大的还进了林区人家的院子。黄羊大小和狗子差不多，背上黄色的绒毛向腹部渐变成白色，打量人的时候，眼珠黝黑。黄羊跑起来也像狗子，虽然不能像狗子那样在枝攀叶连的森林中四蹄腾空、爬高蹿低，但在草原上，善奔跑、速度快是一样的。不用说游人，连当地居民都争着出来看这些可爱的小精灵，20年没见过这样成群结队的黄羊了。

这些草原上的生灵们到了大兴安

岭的山峦，不适应林区的高山和森林，也不在草甸子里、沼泽地里停留，而是在阳坡少林的缓坡上觅食，饥肠辘辘。胆大的黄羊涌到了路上，几十只上百只一伙。车辆来了，它们成群奔跑，把白色屁股上毛茸茸的心形花纹纹给人看。有的前低后高地一个起跳，就越过隔离带跑到对面公路，再惊慌地跳回来，更多的跑着跑着就跑到路边的山坡上。

林草部门加大了保护力度，向人们宣传这是受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。工作人员开着皮卡车，沿着黄羊出没地带巡护。居民们拿出过冬的饲草，放在路边、坡上，把食盆一袋袋倒进雪地里，玉米料沿途撒了一溜溜。黄羊好像吃不惯“加餐”。它们依然在雪地里寻寻觅觅，散落着，一路向南。

阿尔山地处大兴安岭西南麓，西连蒙古国，边境线长近百公里。这里有湿地、温泉、石塘林等各种景观，70多万公顷的土地上，生长着七成的林地，多为寒温带阔叶混交林，白桦、落叶松、樟子松、蒙古栎、黑桦和爬地松漫山遍野。夏季，柳兰、野芍药、地榆、麻花头、野蔷薇等野花盛开；秋天，稠李子、山丁子、刺玫果等野果满树。近年来，阿尔山市生态环境越来越好，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不断增加。冬天，大地入眠，找不到食物的狗子、犴等偶尔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。夏天有人看见过小群的遗留下来的黄羊。今年，在群山深处的大片麦地里，在散生着树木的阳坡，在刮着白毛风的苍茫茫的雪里，一群群黄羊成了摄影爱好者的新宠。

黄羊群胆，胆小，听见无人机的嗡嗡声，炸了群，飞速散开。狗子、犴狗也在林缘的雪地里追逐。白桦林、落叶松林都肃穆洁白，红毛柳顶着红色的枝条，是阿尔山雪野里唯一的彩色点缀。一只犴赶过来，两条前腿跪在

地上，一口口舔食雪地上的食盐。远山，白雪，深灰色的犴，星星点点的黄羊，成了黄昏雪野里的一幅画。

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里，黄羊的生存受到挑战，尤其是老弱病残的那些。山坡上，树林里，有时能看见死去的黄羊，瘦而羸弱。

跟着黄羊来了十三四只秃鹫、五六只金雕，这是辛劳的摄影人发现的。摄影人穿着皮裤毡靴，追着羊群走，秃鹫和金雕也跟着两大群黄羊走，在羊群上空盘旋。哪儿有疾射而下的身影，就是哪儿又有黄羊遭难了。金雕吃活物，在黄羊咽气前下手。秃鹫吃腐食，守在一旁等着。护林员说，还有狼群跟着黄羊走，他们看见了狼粪。

公路两旁，树叶落尽，枝条疏阔，广袤的黑土地和丘陵草原被白雪覆盖，荒草与河滩被盖住了，远山坡上落了雪，一切都在漫长的蛰伏里休养生息。

红毛柳顶着一树暗红，点缀在九曲洮儿河两岸。

黑色的秃鹫和灰白相间的金雕在雪野里投下暗影。

精灵一样的黄羊在雪地上散落。

兴安盟首列年俗列车咣当咣当地打破了宁静，开进了林海雪原。人们开发了打卡野生黄羊旅游线路，带领天南地北的游客开启“遇百年奇观、穿千里雪原、看万只黄羊”的风雪之旅。

这个季节正是黄羊交配期，春天4月份左右下羔，那也正是黄羊沿着迁徙路线回去的时节。那时候，青草从雪地里钻出嫩芽，红毛柳红得耀眼，洗儿河的冰层渐渐泮泮地解冻，阿尔山又将迎来百花盛开的夏季。

一位摄影师发了张黄羊顶着黑角伫立雪野回眸的照片，文字是：让我们期待，黄羊平安回家。让我们祝福，明年有更多黄羊来阿尔山做客。

